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二月一日

國民政府公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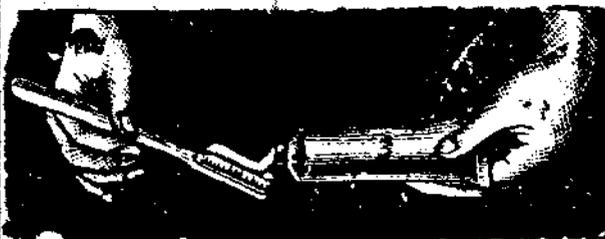
刑民 事訴訟法 出版

每本實收大洋貳角

錦章書局

代售報夫購買脚力在內

雙妹老牌超等牙膏



此等牙膏精製其質優良能固齒護牙之寶也

北平廣生行有限公司啓

汗脚氣 脚汗脚氣 立一擦 愈即愈 三角

美面容 面粉面刺 一與點 即一擦 三角

興華大藥房 前門外 二加埠

中國照相館 沖大贈 洗減弧送 價光放業錄 像照優外 待優街安 南路街安 三五九二 西南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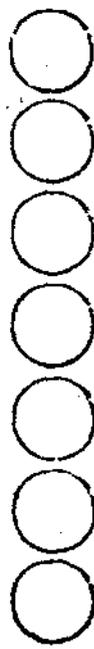
胡琴專門 顧客會臨信吾言 約期莫悞聲昭著 大箇不受小精廉 印刷刻鉛鏤云仙

胡琴專門 蘭東徐蘭園(保梅) 成各種蛇皮胡 琴數百把發 音宏亮 每只三 元至三十元請君速 購外埠加郵六角和 外南新華街 竹蘭軒啓

求教

明月清風我齋主人聞揚風雅鼓吹文化擬辦

好雨莫嫌鳩喚早



投聯人姓名

住址

蓋章

本齋徵聯簡章

一期限 由本月二十七日起至九月十五日止截收逾

限不錄

二投聯 每聯將本刊紙剪下注明姓名住址蓋章送至

宣外北極菴二號平化合作社代收以便取獎時核對

每一聯收回卷資六分兩聯一角以回條爲憑

三獎額 佳聯錄取第一名獎扇金四元二名三元三名

二元四名一元五名至十名五角十一名至二十名二

角二十一至三十名一角(佳卷多時再增獎額)

四揭曉 各聯於九月十五日(即星期日)截止寫齊封

送名人詳閱九月十七日(即星期二)揭榜登載本刊

明月清風我齋謹啟

滕爽說道：『我們去到體育場去看看好麼？』宛蓉道：『走』二人來到體育場的門前看見出來進去的人極爲擁擠。宛蓉說道：『我們先到網球場看看』滕爽不語。二人來到場外。見場內有男女四人正在練球。尙未正式的打。滕爽說道：『我們到那邊看看。』話未說完。只聽足球場那邊吹哨。滕爽很喜歡的催着宛蓉說道：『快走。我們去看足球吧。』說着二人跑向足球場而來。滕爽的兩眼早注到場內。口中說道：『你看這個人誘的多好。』說着叫了一聲『好。』只聽全場的人。『好』聲震天。評判員發球以後。場中的健將一個個奮勇當先。宛蓉道：『你瞧南開的二門兒真賣力。』滕爽說道：『他怎能不掛火呢？頭一個沒有廢勁就被我們踢進去。他有不急的。』說着只聽一聲『好大門兒。……』就見南開的大門兒橫着身躺在地下。早已把球擋了出去。此時掌聲不絕。場中的健將一個個奮不顧身。汗流浹背。前驅後退的縱橫全

場。兩方的球員『加油加油』的喊聲不絕。滕爽的眼神隨了場中的隊員來往的奔馳。口中『好』『好』的叫不絕聲。只見本校的大門兒。猙獰二目看見球兒由上飛來。一縱身兒竟把那球打了出去。宛蓉與滕爽拍着手喊『好』。此時『好』聲又作。掌聲雷動的震破屋瓦。此時宛蓉和滕的身後有一人說道。『喝！這是嚷甚麼呢？你看看。一個一個跑得這一身臭汗。幹麼用呢。』又聽一個嬌聲細語的聲音說道。『您別說啦！叫人家聽見不合適。』滕爽與宛蓉看得正濃。忽聽此話。過回來頭一看。見是一位老婦與一個女子站在後面。那女子一見滕爽與宛蓉回頭一看。那女子便臉上現一種赧色。滕爽恐怕她自己難堪。隨笑道。『老人家。可不是看不慣。』那女子靦靦的答道。『可不是嗎。他愛說話極拉。……』話未說完。那老婦指手畫腳的說道。『啊……真是瞧不慣這個。你瞧男的女的。露胳膊。露腿的成什麼樣子。』說着面上有些有氣的

神情。那女子也笑了說道。『您別說啦。』滕爽也笑了笑。見那女子扶了老婦緩緩走開。離了體操場出去。那老婦口裏尙是喃喃不休。因爲距離甚遠。却聽不出說的是什麼。宛蓉說道。『我們也回去吧。』滕爽看着球場裏面。臉上現着不願意走的樣子說道。『走吧！』二人走着談了些足球的趣事。便各自分手回家溫習功課去了。

哀情小說 滕爽

一三四

第十七章 中學應試聯袂入闈

附中考期的頭天。宛蓉住在滕爽的家中。次日二人起來得很早。因天氣乍變。在早晨時間。滕爽覺着身體有點微涼。便對宛蓉說道：『今天咱們起來得早。外面還有點小風呢。換了綢衫走吧。』宛蓉點了點頭說道：『這句話你說的很對。免得受病。但是我沒有把衣服帶來。』滕爽說道：『你穿我的這件湖綢衫吧！省得你再回家去拿。得到甚麼時候呢？』宛蓉答應一聲。不作一語。此時胡媽已把臉水及漱口水端了進來。滕爽笑道：『你起來啦。好極了。』胡媽說道：『我知道你們考洋學去。我纔起來的！』說着二人洗臉漱口。胡媽由廚房中端了四個煮熟的鷄子說道：『你們先把這鷄子兒吃了再走好麼？』滕爽一見很喜歡的說道：『你們大爺是要發財。你今天怎麼這樣機伶呢？』宛蓉擦着臉也笑了。說道：『你說話怎麼這樣奇怪呢。煮來幾個鷄子。還得說』

她們大爺要發財。』三個人說笑了一陣。滕爽給宛蓉由箱內拿出一件淡湖色綢大褂提與宛蓉說道。『你穿這一件衣服合式不合式。』宛蓉看了說道。『穿着很好。』滕爽套上一件白紡綢外衣。便從抽屜內拿出紙筆，墨盒，鉛筆考試的時候應用文具等類。裝入携篋之內。提起了就同宛蓉出了房門。走到上房。見父母已經起來。笑嘻嘻說道。『媽！我同宛蓉走了。』黃氏夫人尙未答言。只見她的妹妹滕肅跑到面前。拉着滕爽的衣服說道。『姐姐！你們上那裏去啊！』滕爽即答道。『我們上廠甸師大附中考試去。小妹妹你在家等着我們。回頭我們在亞北給你買一罐巧克力糖來吃。』說完了話。便走出了上房。兩人到得大門。纔知天時尙早。大門尙是落鎖。未曾啓開。滕爽便叫看門的行李。二。拿鑰匙開了街門。同着宛蓉走了出來。在路上兩人笑笑說說。到也不覺路遠。到了師大附中門口。就見考試的人。陸陸續續。直往大門前進。滕爽和宛蓉

兩人也跟了進去。見裏面應考的人甚多。宛蓉一眼瞥見西牆上貼着一張二尺多長的紅紙條兒。寫着是『女考試生請走此門。』宛蓉忙拉着滕爽說道。『滕爽，往西邊走。女考室在西邊哪！』滕爽聽得宛蓉的話，便轉身往西。向西邊牆上看了看紅紙條兒。方知西邊是女生考試室。徐徐的走進了西邊門內。只見迎頭帖着一張粉紅紙的字條兒。寫着是『女生考試者請至第五教室集合。』在那張字條兒左邊。却有一張用油墨印刷的考試時間和規則。貼在那裏。滕爽和宛蓉舉目細看規則之後。就注意到考試時間的程序。在油印紙條上面印着的是：（一）上午八時考試國文。九時半算術。十時地理。十時半歷史。十一時半英文。下午一時公民。二時衛生。三時理化至四時止。如考試及格後。須來本校口試及檢驗體格。』二人看完了規則和程序。只聽得應考各生。在一處談論着今日試題。又有說今天有這麼多應試的人。恐怕我們沒有

及格的希望……種種的談論。發出聲音來是十分嘈雜。滕爽和宛蓉聽見了這些無味的議論。甚不耐煩。便稍稍的躲避開了這議論龐雜的場所。找到了一處僻靜地方。宛蓉笑道。『心裏害怕的話都嚷出來啦！你聽見了沒有？滕爽笑道。『她們也是沒把握的表現。還好。倒是不往外嚷呢。』宛蓉聽了只是嗤嗤的笑了起來。又道。『你聽還有往出嚷的人呢。』滕爽作那跳舞的恣態。悠悠的跳着說道。『不要說啦。人家聽見不合適。』宛蓉看着滕爽跳舞。便也隨着跳了起來。旁邊另有一個不認識的學生。也加入跳那土耳其舞。又有一個女生隨了跳着說道。『跳這一個最好是腿與臂柔軟一些才好。』說着又加入一二個人來跳。此時這院中的學生也有看着她們跳的。也有在旁邊跳波浪舞的。一時一個男生大聲嚷道。『注意。』大家聽了立即停住。那學生笑着又道。『我來啦。』大家笑了起來。掌聲大作。宛蓉笑着說道。『討厭哪。這個人。』

「大家也有報怨的。也有追着打他的。正在此時。只聽得一聲。『衆位！維持秩序。』大家一看正是本校管理員。滕爽說道。『也是你聽這「逐蠅嗡嗡」的鬧得也太不成樣子了。』宛蓉笑道。『爽妹妹。你說的話也太刻薄了呀！』說到此處聽得噹啷……噹啷……的鈴響。滕爽與宛蓉也顧不得說話。急忙跑到第五教室門外集合。只聽得校務主任說道。『今天分組考試……隨轉身對校役說道。『你們把西大門上了鎖。』滕爽鎮定心神。站在教室門前以備點名。一時見那監考員數人。一人拿了名冊。周視大家一番。一人說道。『請衆位挨了秩序站好。』拿名冊的一人說道。『注意。』隨看着冊子叫道。『王淑義。屠忠餘……』以下按着冊子叫到『滕爽……』等一時叫完。又有一人持了像片放在門口的桌上。檢閱入場。一一完畢。隨着便發稿紙。衆人遂魚貫而入。按號入了座位。滕爽便把毛筆墨盒預備好了。監考員也隨着諸考試生進了

教室。另有一人說道。『請諸位。靜肅一點。』靜寂了一時。滕爽雖早有把握。但到此時心中却也有些忐忑不安起來了。抬頭一望見有一人站在講台後面。黑板前面。背着身體拿了粉筆。徐徐的寫出了五個字來。就是「諸生救國論。」又寫一個題是「你們對學校的感想是什麼？」兩個考題寫完。便把粉筆放在黑板底下沿邊裏。回過身來。站在講台的前面說道。『諸位。請隨便任擇一題。文言白話都可。』說着看了看手錶。便坐在椅子上面。監考員在屋中踱來踱去巡視。滕爽看了兩個考題。心中一想。自說道。這個題目太便宜了。遂不加思索寫了下去。一時膽在卷上。放到講台的桌上。走到院中。見已有兩個學生在那裏說話。滕爽心中說道。還有手筆快的人哪。隨着也湊到那兩個人的身旁。笑着點了點頭說道。你們也交了卷了。那兩個學生也笑着答道。交了。三個人說着話。由屋中陸續着出來很多的人。衆人在院中說說笑笑之際。滕爽

看見屋中那位教員。把卷子集了起來。很慎重的拿起便走了出去。過了一時聽鈴又響。衆人重入教室。教員又發算術試題。滕爽逐條答完。交卷以後。接着就是地理。歷史。英文一一試畢。已到十二點用午飯的時候。大家休息了一會。滕爽與宛蓉隨着大家去便餐室用飯。到了一時。鈴聲又起。再進教室。這一堂是公民。滕爽接了試題。大題目是「你們對於社會應盡什麼義務？」滕爽在試卷用鉛筆一一寫出答題。接着衛生與理化。三場完畢。已至四時。各人忙把文具收拾好了。預備要走。待到大門開放。滕爽與宛蓉提起携篋拿在手中。緩緩的一同走到了辦公室的門外。見有貼着佈告一張。是「本校定於八月十五日（星期三）榜示。」宛蓉問道。「今天的考你們題是甚麼？」滕爽說道。「諸生救國論。」宛蓉道。我看你們這個題很好。……」滕爽又問宛蓉說道。「你們的題目是什麼呢？」宛蓉答道。「我們的題目是「學校與家庭的

關係？」那一個是「家庭的生活論」滕爽點點頭不作一語。二人在路上談了些在考試中的形形色色。循着舊道。返回家來。